

南懷瑾文化



新舊教育的變與惑

南懷瑾◎著

一、不滿現實

生為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，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、撞激，思想的徬徨與矛盾，情緒的鬱悶與煩躁，充分顯示出這時代的衝突與不安，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。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，悲嘆窮廬，傷感「世風日下」、「人心不古」，大有日暮途窮、不可一日的憂慮；正在茁壯中的少年，既無高瞻遠矚，更不知道如何去後顧深思，前路茫茫，一片空白，在無所適從的情態中，陷於煩悶。這是老一輩子的人應該擔替的罪過？或是這一代青年們的錯誤呢？其實，誰也沒有罪過；不能把這個責任，推諉給誰來單獨承當。這是歷史趨勢中自然的現象，文化思想在變動的時代中必起的波瀾，也是人類歷史分段生命中當然的病態。

如要講究責任誰屬的問題，在兩千多年前的東方，當中國春秋時期，

遭逢歷史的巨變，我們公認的聖人——孔子，著述《春秋》大義，是把這種過錯，責之於當時身在其位、力足以謀國的「賢者」，孔子這種論斷的是與否，那是歷史哲學上的一個問題，姑且不論。但至少要知道在「春秋」時代，教育和知識並不普及，因此所謂「賢者」的士大夫們，的確是義不容辭，難逃其咎的。而當時印度的聖人——釋迦牟尼，創立佛教，敷揚佛法，卻認為歷史變亂的罪過，是人類與一切眾生的共同「業力」所造成。當共同「業力」構成大勢所趨的時期，猶如轉動速度極快的火輪，當它正在旋轉的時候，誰也無法插手使其停止；阻撓或堵塞，只是增加旋力發生巨變而已。孔子的道理是「因人論世」，所以《春秋》責備賢者。釋迦的道理是「因世論人」，所以佛法的觀點，便深深悲嘆眾生的「定業」難移。此外，老子的「無為」、「因應」觀點，也正同此理而立論。我們如從「因世論人」的觀點來說，釋迦歷史哲學的觀念，自有其充分理由的論據。如果根據此理，大有可能會袖手旁觀，喟然嘆息芸芸眾生，至可憐愍而已！如果從「因人論世」的觀點來說，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。為了承先而啟後，繼往而開

來，那麼生逢歷史時代劇變中，對於現代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，必須要檢討疏通，求其開展新運。但要檢查現代青年思想的病根所在，與心理病態形成的原因，又必須要從歷史文化演變的過程中，追溯前因與後果，再來尋求治療的藥方。

永遠不滿現實的歷史心理

在五、六十年前的前輩時代，也正是我們出生成長的階段，我們也正如現代青年一樣，具有勇敢、決心、幻想、衝動的情緒，同時更有不可一世的氣概。但也正和現在青少年相似，懷有無比的徬徨、鬱悶、煩躁，和敵視現實、否認一切的心理。這是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，新舊文化思想開始交替，東西方文化邁向交流融匯，激起中國文化新思潮的巨浪階段。由裹成三寸金蓮的小足，解放為大足，終身不出閨房一步的女子，爭取男女平權。男子們由終日背誦之乎者也，提考籃、穿長袍馬褂上京求名，而變為寫

作的呢嗎啊，死啃ABCD，割鬚剃髮，穿上西裝革履，大談洋務與西學，誇為識時務的俊傑。總之，事無巨細，學無古今，人無老少，一切都在求變、待變、必變的巨變過程中。我們所接觸的中年以上的老前輩們，他們面對此情此景，滿腔憂患，無限感傷，隨時隨地都在搖頭嘆息「人心不古」、「世風日下」，而進入暮年晚景的低潮，含悲抱憤而去。但在無情歲月的推排之下，曾幾何時，我們這些青少年們，不滿當時的現實，和輕視否定當時老前輩們搖頭嘆息的情景，也漸漸的進入我們的心境，成為生活習慣的一種自然姿態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不知不覺，自己也進入中年，昔日老前輩們不滿現實的嘆息感言，又漸漸的出自我們之口。這種循環性的歷史悲劇，猶如新舊交響的樂章，具有時代性旋律的哀怨，永遠存在於歷史的陰影裡。這也正是說明：歷史時代的途程在不斷的向前推進，而人類在時代的輪轉中，卻永遠不滿現實。不論任何時代，青少年們固然如此，老年人們又何嘗不如此。由於這個憬悟，我常警醒自己，不必憂傷，不必感嘆，假如我過去了，太陽照樣會從東方升起，歷史依舊會演變下去，後一代的人們，也許比

我們活得更有趣，更快樂，也可能更瘋狂。

時代演變中的思想與感情

由於身歷其境，而瞭解人們歷史循環性不滿現實的通病，進而探尋這種隨時代年齡而發生差異的思想與心理原因，便可知人類的情感作用，經常會左右理智思的極限。人的感情，不但對個人私心事物有佔有把握的牢固性，同時對於具有歷史性的生活形態，和精神思考的習慣、文化背景、時間和空間的慣適，也都有濃厚的感情作用。每當歷史隨時代的推進而演變的時候，由於人們舊有歷史的牢固習慣，只能接受漸變的推移，極難適應突變的打擊。尤其對於眼前現實的精神生活，與耳目感官日常周遭事物引發的感想，例如與社會秩序、家庭環境有關的道德規範，行為的善惡標準等觀念，在歷史文化變更的過程中，最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心理反應，和老輩子的傷感。尤其在二十世紀末期的劇變中，更為顯著。站在我們這一代的立場，看

到下一代的墮落和瘋狂，真有不勝扼腕嘆息之感。如果經過一番深思熟慮，檢討歷史文化演變的得失和前因後果，便可比較客觀地瞭解青少年們思想與心理趨向的矛盾。在這個時代中，舊的過去了，新的還未產生，隨物質文明的發展，如朽索之馭怒馬，他們失去了可循的準繩，找不到控馭自己的鞍轡，盲目自恣，陷於一片迷惘的境地。不但東方的青少年如此，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，都已染上這種時代性的傳染病症。其實，在這個時代中，真失去了道德的標準嗎？完全沒有善惡的意識嗎？不然。道德和善惡，它永遠存在於人心之中，它是人性中自然具有的一種功能，它只是隨著時間和空間的作用，轉變形態。在人類的文化史上，過去的道德觀念，是基於宗教的因果觀念而定；教育的規範由此而教育，思想的習慣由此而思想，穩定社會秩序兩、三千年。現代的道德觀念，由於物質文明的發達，工商業快速發展中的刺激反應，它逐漸接近以經濟的價值觀念而定，下意識的只有價值與無價值的辨別。過去的善惡觀念，是以人性本應善良，對於心理和行為的善惡，具有宗教性的報應而定論。現代的善惡觀念，由於科學促使物質文明的重

要，同時曲解自由而又極度偏向個人的自私，幾乎走向以需要與不需要來決定善惡的標準。這樣的道德觀念、善惡觀念，雖然還未真正構成為現代人思想心理的定型，它的對與不對，是與否，實在非常急切的等待著我們這一代去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。既不能憑歷史文化的感情而一切陷於悲觀，更不能徒憑時代的感染而盲從衝動，以致於忽略了隨時偕進的理性思想。

尚未成熟的歷史與文化

生當這個世紀末期的青少年們，傳統的宗教、哲學、教育等道德理性的準繩，已經命如懸絲，失去了它固有信賴的時候，我們所要的，是有特立獨行和「確然而不可拔」的精神，融合古今中外的所長，建立新的文化機運，使後來的一代，走上安定的道路。

同時更需要認識人類歷史文化的成果，它永遠還很年輕，需要新知的灌溉而求其成熟。宇宙的生命，無論過去與未來，它永遠是常新不古，所以

曾子在《大學》中，強調湯之《盤銘》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《易經》也常提到「隨時偕進」、「與時偕極」的道理，這都是提醒人們不要滿足過去，留戀過去，要展望明天，開啟未來。青春的活力，它永遠是推進歷史文明的動能。道家素來認為「天地是一大宇宙，人身是一小天地。」為了說明人類的歷史文化永遠還很年輕，引申道家這個觀念，可以說「歷史是一部大人生，人生是一部小歷史。」

任何一個人，天賦的本能，都有不同的個性和幻想，尤其在少年和青年的階段，幻想經常佔據青春活力大部分的時間。幻想不是過錯，幻想加上學識，在思想和行為上，便成為有守有為的學問素養。幻想不加以學，它可能會變成無羈的劣馬，自誤也會誤人。累積人類的個性、幻想、學識，構成爲思想、行為與經驗的成果，便綜合成爲人類的歷史與文化。然而任何一個人，由青少年階段，富於幻想的時期開始，其間加以力學，或者不學，便早已奠定一生成敗的基礎。到了中年，便是實現他的幻想，而付諸實際行動的時期；無論是事功的成就，或是學術的著作，甚至於宗教家們修道與傳道的

生活，都不外於此例。到了晚年，大概都是留戀欣賞過去的成果，或者感嘆過去的哀樂變為回憶，而隨時消逝。所以孔子也說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」如果以現代醫學的觀點來說，每個人由青少年的時期，腦力開始成長，一直到了五十多歲以後，才是腦力成長到鼎盛的時期。但上天注定人類可悲的命運，正當他腦力和智慧剛好成熟，經驗的累積又正是到達高峯的時候，便像蘋果一樣，紅透熟爛，又悠然的悄悄落地，還歸虛無。如有天賦特別，老當益壯而成為瑰寶的，那是普遍中的例外，為歷史點綴了壯麗的場面。此外，無論是從事出世事業的千秋人物，如宗教的教主和大哲學家們，或是從事入世事功的偉人，誰也無法逃出這個自然的規律。

人生的生命既然跳不出這個規律，他在智慧上的成就，可以創造歷史文化的期限，又如此的短暫而渺小，所以古今中外，累積幾千年來的歷史與文化，可以說都是青年人扮演主角的成果，中年或老年人擔任編輯而寫成；它永遠都很年輕，並且尚未完全成熟。雖然由原始的宗教而發展為哲學，從

哲學的範圍而擴充到今天科學的成就；但擺在人類面前幾千年的老問題，所有一生生命的奧秘、宇宙生命的奧秘等懸案，始終還沒有得到確切的解答，足以使人確信不疑而安心於定論。並且顯而易見的，集中古今中外人類幾千年的思想與學術，仍然不能使這個人類社會得到永恆的平安，享受幸福而快樂。雖然在這個時代，大家震驚於科學的成就，普遍高唱科學文明，但大多數人都被科學文明沖昏了頭，忘記了科學的發展，只是整個文化的一部分而已。況且人們又迷失了科學的方向，只把自然科學的發展，當作文化全部的需要，忘記精神科學，於是愈來愈空虛，幾乎快要成為思想白癡的時代了。尤其科學的分類雖多，到目前為止，卻沒有一個綜合科學的創立，更不能與精神文明的哲學會師，這是一種非常盲目的危機。佛說：「菩薩畏因，凡夫畏果。」凡是現代有志有識的青少年們，應該在科學文明的時代中，創立新的歷史文化。如此才是現代青年新的出路，徒然的徬徨和鬱悶，於人於己，絲毫無補。但既不要為了科學的待遇而求科學，更不要忘記精神科學的急需建設；否則，這個世紀末期的一部人類歷史文化，必然要走到「瘋狂與鎮定

劑齊飛，頹喪與麻醉品並駕」的境界，那是毫無疑義，迫在眼前的社會病態。

二、西方文化的影響

現實與反現實

上文講過人類的心理，是永遠不滿現實的，但生存在現實的世間，又必須要面對現實，而且想要把握現實。可是當現實擺在面前的時候，卻又不滿現實，想要跳出現實、擺脫現實。人，就在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中，反復忙碌地度過他的一生。而人類的歷史和文化，也就在這種矛盾的現象中，構成了它巍巍壯觀的冊頁。如果從另一觀點來看，正因為人類有了這種心理，才促成歷史文明的進步；但從歷史生命的過程，和現實人生的經驗來說，這種面對現實而又反現實的矛盾心理，便是造成人生悲劇和歷史悲慘局面的主要原因。那麼，除了這種尖銳對立的現象以外，只要安於現實，便是常理嗎？

而且自古至今，人類如果一向安於現實，歷史和文明哪裡會有進步呢？這當然是個很重要的問題，並且也是現實與反現實問題的關鍵所在，有待逐步分析以尋找它的答案。但把這個問題，牽扯到歷史文明的進步和退化來講，便又引出對歷史哲學的認識問題，須得首先解決：歷史文化到底是進步或是退化？

如果依照東方文化中有關歷史哲學的觀念，無論是中國的儒家或道家，以及印度的佛家思想，對於歷史文化的發展，大體都認為「今不如古」、「新不如舊」、「動不如靜」。所以人類的歷史文明，經歷愈久，退化愈甚。即如西方文化中宗教哲學的觀念，也和東方一樣，同有這種基本的看法。但是，根據歷史的現象和人類現實生活的需要來講，歷史的文明不斷的向前推進，不但日新月異，而且必然需要在進步中更求進步。那麼，歷史與文化到底是進步或是退化呢？這就要從兩個基本不同的角度來瞭解它的答案了。

從東西雙方古代文化的歷史哲學來說，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退化和墮落的，那是從宗教性道德觀念的立場，看到精神文化的褪色，因此而使人

類社會迷失方向，拚命追求物質慾望所生的過患而言。如果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說，因為物質文明的日新月異，促進社會的發達，使人類在生存方面，社會的秩序，有了日新的進步，因此而有多方面的繁榮。在生活方面，人類更多更大的需要得到滿足，因此而享受物質文明的便利。所以便認為歷史文明是進步的。由此可知，所謂歷史是進步的，是指物質文明與人類的現實生活而言。認為歷史是退化的，是指人類的精神生活，距離自然的境界愈來愈遠的結論。

近世西方文化的二股逆流

對於歷史文明的進步或退化的觀念，有了如上的瞭解，便知人類對於現實和反現實的問題，是從精神意境和物質文明的矛盾衝突而來，歷古至今固然如此，往後也未必能夠安穩。現在試舉近世和現代西方文化，影響了二十世紀青少年思想和心理的趨勢，便可知道這種演變的前因和後果。

近世和現代的青少年們和過去的人們一樣，最喜歡憧憬已往歷史的口號。在西方文化中，動輒提到歐洲的「文藝復興」；在中國則經常提出「五四運動」。其實，歷史的往事過去以後，賸餘的陳迹殘留在人們的腦子裡，便形成一個僮侗的觀念。除了真正的歷史學家，肯用心分析歷史上的前因後果以外，大多數的人，都是模糊不清，隨便引用似是而非的觀念，借題發揮而已。

(一) 西方歐洲的文化，經過中古長期的沉悶以後，自然就引發出反現實的歷史行為，於是形成了十五、六世紀之間的「文藝復興運動」。由「文藝復興運動」所帶來的歐洲歷史的新境界，掀起了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潮。促成了法國等地的政治革命，形成了近世西方文化思想中民主和自由的新觀念。但由此一變再變，民主思想和崇拜英雄的心理，互相矛盾，自由主義和自私心理，夾纏不清。於是便又形成歷史性反現實的行為，而產生西方歷史文化的第一股逆流：如英、德、法、意等新型國家「外用強權，內唱公理」之軍國主義的出現。同時又變更民主的專制為獨裁，假

借公理的正義為侵略。當此之時，受西方文化籠罩的歐洲各國的青年們，其思想大體上除了傾向於「富國強兵」的光榮以外，縱然有不滿現實的地方，也只限於反古求新，以及對少數社會和個人際遇的不滿。

(二) 但從十七世紀以後，工業革命和科學的創造，帶來高度的物質文明，促使工業的發達，和國家經濟思想的勃興；一方面顯示出科學文明繁榮了新時代的社會，一方面卻暴露了工商業發達以後資本主義的弊病，而呈現出貧富之間過度的懸殊，於是促使新的不滿現實的西方文化思想，形成第二股反叛的逆流。如馬克斯、恩格斯等少數的西方經濟哲學家——我只認為他們是局部性經濟哲學的思想，並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哲學——針對當時歐洲社會的病態，非常褊仄地提出資本論和共產主義，擴充古希臘哲學的唯物思想，構成一系列的理論，影響了繼起的二十世紀。可惜的是，馬克斯等並未真正瞭解東方的歷史文化，便妄加評議。同時他們更沒有想到後世經濟思想中的資本路線，會自然而然的走向社會福利的大道。

(三) 另一路反現實的思想，便是十九世紀中葉開始，由丹麥醫生契

爾伽德 (Kie Kegard) ，研究神學及哲學的結果。他認為機械文明桎梏了人性，為了要拯救世人跳出機械文明的瘋狂病態，便倡言存在主義的思想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學說，不但救不了人類，而且也不能自救，結果未及中年，他便憂鬱而死。可是尚未成熟的存在主義，卻同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一樣，不久即風靡歐洲，又普及於全世界，影響青年們的心理和思想，外不足以救世，內不足以自救。它所產生的反作用，使有些人們把自我陶醉和自私、狹隘的心理思想，號稱哲學。

這些西方文化的思想，跟著科學文明和工商業機械的發達，以及軍國主義武器的擴張，真有如蒲松齡所說的「元夜淒風卻倒吹，流螢惹草復沾幃」的鬼氣，這股鬼氣很快的吹到了東方，同時又錯綜複雜的引起了世界第一的大戰。

人類的心理思想總是那樣可憐和可笑，始終是自編、自導、自演的喜劇開場，而後卻自造成悲劇閉幕。初由不滿現實而反現實開始，最後再把它投向凶神惡煞的懷抱中而自悲自嘆。

二十世紀開始的青年與中國

正當西方的文化思想，尚未從繁華的噩夢中，步入燈火闌珊的時候，一陣陣的西風，吹醒了有五千年保守文化的古老中國；自十九世紀的末期，清朝咸豐、同治年間開始，十分勉強的向西方文化低頭，試著學習他們的輪船、大炮、洋鎗、火器等。先有機械文明的輸入，進而至於宗教、哲學、人文科學、自然科學，以及西餐、大菜、咖啡、牛奶、跳舞、歌唱、奶罩、三角褲等，無一不來。把白米飯換換胃口，吃些牛奶、黑麵包還不要緊，最慘的便是由人文思想而到現實的政治，不管是自由、民主、專制、獨裁、無政府主義等思想，一套一套的都搬上中國的舞臺，大吹，盲目的實驗一番。結果弄得慘不忍觀，無法收拾。雖然有 國父孫中山先生堅強地建立起三民主義的防線，卻仍然堵不住這股狂飆的滾滾來勢，其實有些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殘餘產品，並非東方或中國文化的玩意兒。